

## 最美家庭

### “知足常乐，爱与感恩”是陈璇一家的家训

# 把“不完美”过得“更完美”



陈璇家人

“家可以给我们温暖和希望，可以让我们停靠，更是我们精神上的寄托。”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陈璇快来。”一位老人一边拖着一个趴在地上的孩子进卧室，一边说着：“衣服要换了。”

一位40余岁的女性应声奔过来，问道：“吃了马桶水没有？”

两人对视，不由地乐了起来。陈璇蹲下，把孩子的嘴掰开，笑着说：“吃肥皂了，有肥皂味儿。”

“他爱要马桶，喜欢喝马桶水，咬香皂。”陈璇平静地向看到这一幕的来访者讲述，一如描述一个正常孩子的喜好一般。

孩子名叫跳跳，是个早产的脑瘫孩子。十年来，这个常人眼里看起来不完美的家庭，并没有把跳跳当做一个“不完美”的归因，一家三代反而把日子过得如花儿般美好灿烂。

跳跳在关爱中康复进展顺利，陈璇和丈夫都先后经历了辞职，但各自又拥有了热爱的小事业，老人也有自己的快乐生活。他们不仅激励了很多像“跳跳”一样有特殊孩子的家庭前行，还感染了周边很多邻居，被评为重庆市渝中区最美家庭。

## 他是礼物

“喝了药，我们就吃饭；吃了饭，我们就去坐车，好不好？”一头卷发，面庞圆润的陈璇，一边轻声细语地哄着跳跳，一边熟练地用针筒从各种药瓶里抽出精准剂量的药。

跳跳每天吃三种药，一天要吃五顿。最晚的一顿药是晚上11点半。

“出生时，头比乒乓球大一点，3斤1两6，当时觉得，好奇妙哈，一个生命，他就那么小小的，趴在哪里，没有想到他会不好。”陈璇如今回忆起跳跳刚出生的样子，仍旧

满脸幸福。

生跳跳之前，陈璇和丈夫都任职于上海一家知名杂志。2011年，怀了跳跳以后，36岁的陈璇妊娠症一直很严重，在母婴生命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跳跳不得不早产。出生第三天的跳跳由于严重颅内出血，造成脑损伤，成了一名脑瘫患儿。

经商以后，陈璇辞职，和老人一起全心全意照顾跳跳。丈夫则负责挣钱养家。此后，一家人和孩子，开始经历了一次次的手术，和无数次的康复治疗。

“从一个年轻女孩，进入职场，再回到了家庭，成为一个母亲，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不觉得，我的孩子是一个脑瘫孩子，他是拖累，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礼物。”陈璇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因为他而毁掉，反而因为他，我懂得了如何去护理一个特殊的小朋友，没有缺陷，没有遗憾。”

## 从不沮丧

跳跳手里拿着一罐糖，坐在陈璇和爸爸傅维中间。

“先喂妈妈好不好？”

“先给爸爸呀。”跳跳看着都争着要糖的爸爸妈妈，伸手把糖先喂进了爸爸口中。

“看吧，爸爸得优先。”傅维高兴地笑起来。

手术、理疗是日常，这样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画面也是日常。傅维要养家，但无论多忙，周末都会和家人过一个快乐的家庭日。

跳跳爱坐公交车，于是陈璇和傅维常常推着轮椅上的跳跳去坐公交车，每每跳跳都会兴奋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陈璇会尽量抱住跳跳，告诉他“小声点啊，这是公共场合。”

这一路，都会引来旁人异样的眼光。

“我们从不自卑，我们自食其力，全家人把这样一个有点困难的孩子，健健康康地抚养到这么大，干干净净地，平时生病也少。”陈璇说，语气中透露出自豪和坚定。“遇到困难，就想办法去解决它啊。我们从不沮丧，也不抱怨。”

3岁前，是跳跳康复治疗的黄金期。每天，陈璇带着老人，抱着孩子，在上海辗转坐车赶到康复中心治疗。当得知重庆有

更适合跳跳的康复机构，便举家搬迁至重庆，并开始往返上海重庆两地为跳跳治疗，而每次治疗时，医生对跳跳的康复都表示非常惊喜。“医生说，家庭的关爱是这一部分特殊孩子康复的重要因素。”陈璇说。

知足常乐，爱与感恩，是陈璇一家的家训。“家可以给我们温暖和希望，可以让我们停靠，更是我们精神上的寄托。”

## 梦想花园

在陈璇看来，跳跳是礼物，还有一个原因是，让她重拾起了自己的爱好。

年轻时的陈璇爱画画、唱歌，更热爱花草。但忙碌于工作时，无法去享受这些爱好。

随着跳跳一天天长大，一家人的生活逐渐走上正轨，跳跳爸爸经营着自己的事业，跳跳外婆也抽空捡起了自己的乐器爱好，偶尔能参加一些社区活动。

陈璇则挤出时间在自家阳台上种花，学做园艺。陈璇发现，学美术的她对园艺很擅长，开始以此自主创业。多肉、空气凤梨、蟹爪兰、金丝皇菊、铁线莲、百合、朱顶红、蓝雪花等多种多样的花草布满了她的阳台，外露的花枝绿叶吸引邻居们前来观赏，陈璇的花园阳台成了小区里的网红阳台。

“最多的时候，我养了500多盆多肉植物，堪比专业花圃。”陈璇说，她还囤积了不少精巧别致的花器，傍晚或者周末，家里便成了一个花卉园艺沙龙，不少朋友会带着孩子来家里，大人聊天喝茶，孩子们在花园中嬉戏。

“跳跳喜欢大自然，也非常好客，生活充满了笑声，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希望他能一天天好起来。”陈璇说。

除此之外，陈璇、跳跳还和一家康复治疗机构，共同组建了一个重庆脑瘫儿童家长互助群——“向阳花儿朵朵开”。在群里，大家不仅分享着信息和经验。跳跳一家，也支持并激励着大家乐观生活。

陈璇有一个更大的计划，建造一个独一无二属于脑瘫宝宝的家园。她和丈夫卖掉了上海的房子，在重庆买了一套大房子，准备打造梦想花园。她计划以后每个月邀请两位6岁以上的脑瘫宝宝和他的父母一起，来这里享受花香四溢、花鸟成群，让孩子们一同享受更美好生活。

## 院士之家：努力向学 蔚为国用

陈若葵

在遥远的太空，有一颗小行星永远闪耀，它就是“李四光星”。作为科学界的泰斗，李四光的成就早已载入史册，而同样为世人称道的，还有他的家庭：他的女儿李林是物理学家，女婿邹承鲁是生物学家，一家三口同为中科院院士，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书写了“一门三院士”的传奇故事。

## 音乐，一家人共同的爱好

说起自己的科学之路，李林曾表示，如果不是偶然，她今生或许会与钢琴为伴，而她的艺术素养，得益于父母的熏陶与培养。身为科学家，李四光兴趣广泛，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练就拉小提琴的“绝活儿”，间或也写点小曲儿，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他悲愤之下写了小提琴曲《行路难》，并于1920年把手稿交给留德学生、音乐家萧友梅，请他指正。这首曲子竟成了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手稿现存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落款“李仲揆”。

音乐丰富了李四光的生活，也成就了他的爱情。1921年，他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巧遇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许淑彬。许淑彬曾在驻英大使馆供职的父亲于英国生活，英语、法语学得好，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因共同的爱好结缘。

李林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对她呵护有加。母亲更是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着力培养，李林也爱上了钢琴。无奈6岁时因病手指落下点小毛病，从此，钢琴成为她的业余爱好，并一直保持着。

对音乐的喜爱，也拉近了李林和邹承鲁的距离。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李林结识了后来与之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终身伴侣。邹承鲁是江苏无锡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次年，以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化学类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剑桥大学录取，直接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在一次同学聚会上，两人同台演唱了一曲

《松花江上》，激起了他们对祖国的思念。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爱好，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一起。1949年8月25日，李四光在英国博恩莫斯海边，主持了女儿女婿的婚礼，亲眼见证了这对年轻人的幸福。

## 科学精神的传承

李四光15岁就被选中公费留学日本，学习造船。16岁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先生送给他“努力向学，蔚为国用”八个字，这成为他一生的座右铭。之后李四光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采矿，以期实业救国。一年后，他深感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进而转学地质学。这“三级跳”的背后，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需要！这种情怀也“遗传”给了李林。

李林曾说，自己的一生有太多偶然。生活在科学与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中，偶然使她不能以钢琴为事业，科学便成了很自然的选择。李林回忆，小时候，父亲不外出考察的日子，常常会左手把她揽在怀中，右手不停地写他那些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文章，而自己则对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冰川、化石、显微镜等名词似懂非懂，却感觉非常神奇，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令她对未知世界充满向往。父亲对科研严谨执着的精神也已潜移默化地在她幼小的心灵扎下了根，这或许就是科学精神的培育吧。

李林11岁时，李四光去英国讲学两年，把女儿带在身边，李林受益匪浅。回国后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李林随父母辗转桂林，16岁跳级考取贵阳医学院，希望成为一名医生。然而，母亲坚持让她就近到广西大学读书。因为那里没有医学院，她成了机械系唯一的女生。毕业后李林赴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在选择专业时，搞了一辈子地质学的李四光希望女儿在力学方面有所造诣，建议女儿专攻弹性力学(Elasticity)。不料秘书发信时将E错打成P，一个字母之差，英语的弹性力学变成了塑性力学(Plasticity)，李林阴错阳差涉足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

机械与物理专业是两个领域，李林的求学路走得磕磕绊绊，父亲在国内不间断地用英文给她写信，安慰她“不要着急、慢慢来”，鼓励她“坚持”。这些精神上的支持，帮助李林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并获得了攻读剑桥大学物理冶金博士的机会。两年后学成回国，一连串的偶然让李林成为中国第一个用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金属材料显微结构和性能的科学家。

## 夫妻比翼齐飞

几十年，李四光心心念念的都是“蔚为国用”。在科研上，李林和邹承鲁也沿袭了父亲的这一作风。李林学一门钻一门，干一行爱一行，怀着“螺丝钉”精神，国家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她此生的科研之路因为国家的需要三次更改方向：从钢铁事业、原子能事业到超导材料事业。

李林从事危险的热核实验时，女儿邹宗平刚满5岁，每天与核反应堆打交道，不得不与丈夫、唯一的女儿分居12年，她因此错过了再生一个孩子的年龄。邹承鲁对此毫无怨言，他深知，搞科研是神圣的，要用一生去追求，要有付出、有牺牲，并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妻子。

邹承鲁也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自1951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后，告别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先期回国，开始了新中国酶学研究的奠基工作。1958年发起、参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合成工作。那些年，他们一个研究原子能、一个合成牛胰岛素，可谓比翼齐飞，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大科技成就的参与者。

## 和睦的一家人

李林曾回忆，父亲尽管忙，但很会利用碎片时间关爱家人。她小时候时常肚子痛，父亲在家时经常把女儿包在衣服里，用他的体温给自己捂肚子；长大后，只要不出



李四光夫妇和女儿女婿

差，父亲每个周六都坚持接自己回家，边走边聊。妈妈常年吃药，父亲就把每次吃的药配好，绝不假手他人，这个习惯保持大半生。这些都成为李林温暖的记忆。

在邹宗平印象中，外公从来不发脾气，父亲在家里也没发过脾气，相比之下，母亲的脾气比较急，父母争吵的时候很少。父亲不高兴，往往会沉默不语，家里的气氛总是愉快的。

邹宗平回忆，她曾到美国留学，父母和她靠通信联系，当时书信一来一往要两个星期，一直没有间断过。邹宗平在国内没学过生物，需要“补课”，但因没有中文资料，她向父亲求救。邹承鲁极其细心地给她回了一封七八页的信，详细介绍了生物学的概念。“从小到大的父母聚少离多，但父母对我的关注是一直都在的，爱是满满的。”

如今，邹宗平，这个李四光唯一的直系后人继承了外公的事业，成为一名地质学家。

在谈到家风传承时，邹宗平认为“家”的概念并非单指家庭，李四光一直把地质学所视作自己的家；家风传承也不仅仅包括子女的教育，还包括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接力。

（资料来源：《三代三院士——李四光和女儿女婿李林、邹承鲁》《李四光的修身齐家风范》等）

## 红色家风

刘延伟

我家几代人都是教师，从我的二姥爷赵佩川、父亲刘汉长、母亲赵恩朴，到我本人及丈夫和儿子都是教师。对于我家来说，做教师除了养家糊口之外，教师岗位更是参加革命的神圣岗位，多年来，我家出过不少抗日英雄。

我母亲的叔父赵佩川1930年秋被推荐为山东省菏泽市单县中学校长，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1932年春单县中学建成，赵佩川被山东省教育厅正式委任为首任校长。1938年10月，在聊城举行的抗战动员纪念大会上，赵佩川被推选为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委员。1938年11月14日，日军攻聊城，赵佩川协助爱国将领、抗日烈士范筑先率领军民奋起抵抗，与聊城共存亡，最后壮烈牺牲。

赵佩川热心教育事业，并支持子女、侄子（包括我舅舅赵家馨烈士）、侄女（包括我母亲、我父亲等人在菏泽读书）。抗战爆发后，孩子们纷纷参加抗日队伍。我母亲唯一的弟弟赵家馨被彭德怀派人接到湖北，后来在陕西牺牲。

抗战前我母亲在菏泽女师读书，父亲在菏泽小学中读书。父母毕业后同回单县教书。父亲家境贫寒，祖父母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父亲是老大，全家的生活、包括两个叔叔、一个姑姑读书全靠我父母供奉。小叔叔刘长林十四岁就参加了铁道游击队，曾在水中泡了十五天坚持抗日，我奶奶听说后眼睛都快哭瞎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福建、大连等地工作，后调到总政军事审判庭工作；虽身上有弹片，但他仍主动请缨去新疆，一年后把全家都接到喀什，离休后留在了乌鲁木齐。我唯一的姑姑也参加了抗日，经历不少磨难，后因病在河南去世，时任河南省工会主席。

抗战爆发后，父母带着全家逃到了县城东南六十里地开外的张楼寨，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张楼寨位于解放区的边缘，偌大的寨子没有学校，儿童没地方上学，我母亲办起了抗日小学，开学第一课学习一个“人”字，第二课学习“中国人”，第三课学习“我是中国人”，第六课学习“我爱中国”。当时我年龄小不能上学，姐姐在一个由马福改造的房子里教我写字。第一个字就是国家的“国”，教了一遍我就学会了，当时姐姐高兴地告诉母亲时的情景我仍记忆犹新。“国”对每个中国人是最重要的，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强大的国家，就没有幸福的小家。爱国、爱新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神圣的职责。

母亲白天带班上课，晚上还要纺棉花。母亲纺棉花时常吟诵古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首诗是陆游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母亲有时还吟唱苏武牧羊的歌和木兰辞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永久的记忆。

1944年，9岁的我参加了姊妹团（男孩加入的叫“儿童团”），当年唱过的抗日歌曲至今仍记忆犹新。12岁那年，父母让我挎着装着半斗小米的笆斗，走了五里地给“四婶儿”送去，可到了地方，有一个瘦高的小伙子接过笆斗就走了，一句话没说。后来，我得知当时送的实际是“鸡毛信”。

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了，1956年夏我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1960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后留在山东大学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越来越好，母亲的身体却每况愈下。当时还没有离退休政策，她就辞职了，1967年因肝硬化腹水去世，医药费还是小叔叔给交上的。母亲去世前，已经滴水不进了，却嘱咐我说：冬天冷，买点羊肉熬汤，给来看她的人暖暖和和。母亲去世前还在为他人着想，她的话让我至今回想起来仍泪流满面。

我今年已经86周岁了，什么福也都享了，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和那些像母亲一样的无名英雄却永眠地下。亲人安息吧，我会将这这份红色基因在我家世代传承下去！

（作者系山东大学退休教师）

## 我说家风

# 父亲为我戴党徽

赵自力

我出生在党员世家，这在村里是极其光荣的事情。爷爷在村上的小学教书，村里的后生都是他的学生。爷爷在村里有威望有文化，村里人夸他仗义，乐善好施，是大好人，小伙伴们也非常羡慕我有一个好爷爷。

我读初中时的一天，家里十分热闹，村里的干部都来了，还有许多乡亲。从大家的言谈中，我得知父亲入党了。父亲那天满面春风，热情地招待客人，爷爷笑得特开心。当时有个情景我一直记得，就是父亲站在爷爷前面，爷爷高兴地给党徽给父亲戴上，气氛很庄重。

父亲也入党了，我们家有两名党员同志了，这在当地并不多见，我当时也入团了，自然知道入党的光荣。我暗暗发誓，像爷爷和父亲一样，早日入党。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揣着梦想回到母校教书。我待人热情，认真工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我光荣入党。父亲当时在外地，专门请假回来，像当年爷爷那样，亲自为我戴上了党徽。父亲为我戴党徽时，反复嘱咐我要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当时，我们祖孙三代党员在家门合影记录下难忘的瞬间，那是一种永不褪色的记忆。

我后来离开老家到外地工作，无论在何地、何时，我都记得父亲的嘱托，好好履行党员义务。我一直戴着党徽，就是时刻提醒自己，既然是党员，就得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爷爷为父亲戴党徽，父亲又给我戴党徽，这是我家的宝贵家风。我期待有一天，也能亲手为女儿戴上党徽。